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八一三次会议

2016年11月17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塞克先生	(塞内加尔)
成员:	安哥拉	卢卡斯先生
	中国	刘结一先生
	埃及	阿布拉塔先生
	法国	盖冈-穆赫辛夫人
	日本	赤堀先生
	马来西亚	易卜拉欣先生
	新西兰	范博希曼先生
	俄罗斯联邦	萨夫龙科夫先生
	西班牙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克罗夫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西松女士
	乌拉圭	罗塞利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苏亚雷斯·莫雷诺先生

议程项目

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中的合作

联合国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合作：“加强在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2016年11月11日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6/965)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6-38955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中的合作

联合国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合作：“加强在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2016年11月11日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6/965)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人士参加本次会议：主管伊斯兰合作组织经济事务助理秘书长Hameed Opeleyeru先生阁下，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米罗斯拉夫·延恰先生，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法语和罗曼语哲学系主任教授苏莱曼·贝希尔·蒂亚戈纳先生。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2/965，其中载有2016年11月11日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现在请 Opeleyeru先生发言。

Opeleyeru先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表示，我们感谢和赞赏塞内加尔政府倡议召开这一及时的会议。安理会同意召开今天关于联合国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合作的会议，清楚地显示，安理会正确第重视这一会议。我还要强调塞内加尔代表团拟订的概念说明（见文件S/2016/965）所载的极佳想法的重要意义。该概念说明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祝贺塞内加尔在担任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和安理会本月主席期间的杰出表现。我还要感谢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为加强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的合作所作的不懈努力，这一合作现已达到战略一级。我们赞同他对两个组

织之间战略合作关系的愿景。我还代表本组织祝贺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当选为下任秘书长。伊斯兰合作组织和联合国的目标大致相同。这两个组织都致力于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事业，并在人类努力的所有领域面临共同的挑战。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愿景是，将人民排在第一位，开发人力资本，实现包容性增长。它将自己的作用定位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效伙伴。伊斯兰合作组织是依照其《宪章》，根据和平、和谐、宽容、友爱和人人平等的崇高原则所建立，其使命是捍卫其成员国的利益和正义事业。其《宪章》序言重申，其成员国——它们也都是联合国会员国——承诺遵守《联合国宪章》。因此，它自成立以来，就将实现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作为自己的一项首要任务，并始终如一地努力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这就是为什么伊斯兰合作组织继续定期处理也是在安全理事会议程上占首要位置的许多问题，如中东、叙利亚、索马里、马里、利比亚、阿富汗和中非共和国。伊斯兰合作组织和联合国在日内瓦和吉达组织了成功的双边协调和交流，从而提高了我们在合作和分享最佳做法方面的水平。最近在今年9月大会本届会议期间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外交部长年度协调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强调了两个组织在共同关心和关注的所有领域中建立的成功伙伴关系。我们高度重视并决心进一步加强这种关系，以促进和平、正义、人权和发展。

基于我们对国际组织发挥关键作用的坚定信念，伊斯兰合作组织作出巨大努力，建立和维持一个密切合作关系的网络，不仅与联合国，而且与其他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也是如此，以便为全球和平、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构筑一个广泛和包容性平台。伊斯兰合作组织是联合国在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方面的天然伙伴，而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日益严重地威胁着每个社会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斯兰合作组织始终站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前列。与主要国际和区域合作伙伴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是《伊斯兰合作组织宪章》的主要目标之一。伊斯兰合作组织分别于1994年和1999年

通过了其行为守则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公约》，率先提出明确和原则性反恐立场。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完全致力于与联合国秘书处及其相关机构的合作，在联合国秘书长发表《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后，立即对其表示欢迎。同样，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4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首脑会议期间也对《行动计划》表示支持。伊斯兰合作组织将《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作为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可行指南，将《行动计划》视为有效执行《战略》支柱一和四的有益贡献。关于消除恐怖主义蔓延的措施，伊斯兰合作组织与反恐怖主义执行局（反恐执行局）早在2013年就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以促进执行第1624（2005）号决议。目前，我们正在与反恐执行局商谈举行范围更广的第二次研讨会，包括第1624（2005）号决议和第2178（2014）号决议的执行。我们还正在与反恐执行局商谈，看看我们如何能从其法律专门知识中受益，因为伊斯兰合作组织准备修订伊斯兰合作组织《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公约》。

同样，我们正在与反恐执行工作队讨论如何能够合作促进执行秘书长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在这个意义上，正在审议的一个具体项目是关于防止中东青年激进化的高级别活动。伊斯兰合作组织认为，打击激进化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第一步应该是，通过驳斥恐怖主义组织用来为其犯罪行为辩解的言论，剥夺恐怖主义组织在其利用的人眼中的合法性。就自身而言，伊斯兰合作组织根据其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承诺，通过编写驳斥此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材料，提高支持宽容和非暴力的可信和真实宗教呼声，努力剥除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本月初，伊斯兰合作组织与伊斯兰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伊斯兰教科文组织）和全球反恐论坛合作，在伊斯兰教科文组织拉巴特总部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作为打击极端主义和促进温和伊斯兰宣传的努力的一部分。研讨会讨论了宗教教育在促进和平和打击暴力方面的作用。更具体地说，讨论了宗教学校和机构如何促进更广泛的教育经验，促进对伊斯兰教义的正确

解释，防止儿童和青年落入极端分子的陷阱。此外，10月3日，伊斯兰合作组织在总秘书处内设立了对话、和平与谅解中心，并在10月早些时候在塔什干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正式启动了该中心网站。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反对煽动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暴力和极端主义，特别是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媒体和网络空间进行煽动。据此，新的伊斯兰合作组织中心旨在通过社交媒体开展反宣传，针对穆斯林青年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制作揭露那些号称是伊斯兰的恐怖主义团体的真相的录像和动画，以此揭穿极端主义宣传散布的谎言。

题为“伊斯兰合作组织2025”的伊斯兰合作组织2016年至2025年行动纲领，以《伊斯兰合作组织宪章》的规定为基础，而伊斯兰合作组织论坛提出的指示为其发展模式提供了概念框架。它着重于17个优先领域，其中包括和平与安全；减贫；贸易、投资和金融；就业、基础设施和工业化；科学、技术和创新；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温和、文化和宗教间和谐；提高妇女地位和赋予妇女权能；人权、善政和问责；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数字结构等。

《伊斯兰合作组织行动方案》也重视发展方案，包括物质和人力资本开发、消除贫困、提供社会安全网及青年赋权。因此，我们坚信，“伊斯兰合作组织-2015”将成为我们成员国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坚实基础。因此，伊斯兰合作组织作为南南合作领域主要政府间组织之一，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建立起了牢固的伙伴关系，以落实其各项社会经济方案，目的是促进其57个成员国间的建设和平及预防冲突工作。

由于国际和平与发展现正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必须在国家、区域和国际等层面对其采取集体对策。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上，加强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的合作既可促进多边主义，又可增强国际集体安全机制。为此，伊斯兰合作组织在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促进冲突后重建，以及缓解其成员国人道主义危机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

作用。它还积极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努力做出重要贡献。

在这方面，伊斯兰合作组织曾在诸多场合表示，它愿意与联合国建立切实伙伴关系，加强在所有领域的合作和发展及早应对争端和新出现危机的机制。因此，伊斯兰合作组织总秘书处为加强联合国组织在维护和平与安全、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做出了持续努力。在这方面，伊斯兰合作组织设立了一个和平、安全和调解单位和一个外联及对话部。它刚刚启动了信息发送中心，用以对抗试图扰乱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极端分子的宣传及言论。

在这方面，伊斯兰合作组织为联合国在以下领域内的工作做出宝贵贡献：冲突预防、危机管理、调解、人道主义援助、促进人权、善治、法治，以及通过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手段及可用资源开展可持续发展。因此，伊斯兰合作组织在其位于吉达的总部主办了一些国际联络小组的会议，例如阿富汗和索马里问题联络小组，还主办了区域组织调解会议和反恐研讨会。联合国-伊斯兰合作组织半年一次的协商会议为这两个组织提供了确定所有合作领域的绝佳机会，提出落实的明确环境及具体时限。

我们期待与联合国更多接触，在伊斯兰合作组织的需要和战略优先事项基础上加强该组织的能力，以便使其能够成为联合国的有效伙伴，共同应对穆斯林世界面临的当前和未来挑战。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在和平、安全和发展等领域的伙伴关系是这方面可遵循的良好实例。

最后，我谨再次表示伊斯兰合作组织决心继续作为联合国的有力、积极伙伴，处理捍卫和促进全球和平、安全及发展方面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问题，以及应对当前和未来挑战。我们共同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我认为，仍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而且，只有通过密切、一致的合作、协作和协调，两个组

织才能使我们的世界成为更为繁荣和安全的环境，以造福我们各族人民。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Opeloyeru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延恰先生发言。

延恰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塞内加尔召开本次关于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合作的通报会。

举行本次会议显然说明，两个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愿意为处理全球及区域挑战而携手努力。这些挑战的严重程度及复杂性大到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都无法单独应对的地步。要成功预防和解决冲突，我们必需与伊斯兰合作组织联手制订共同战略和利用我们各自的相对优势。

在这方面，秘书长注意到4月份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伊斯兰首脑会议上通过的“伊斯兰合作组织2016-2025行动方案”及其“十年行动纲领”，后者确认冲突局势是伊斯兰世界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主要挑战。秘书长欢迎第13次伊斯兰首脑会议公报及其对《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他《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的支持。

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密切合作已逾20年，以促进和平、容忍和理解文化。过去若干年里，联合国特别通过政治事务部加强了其与该区域组织的合作，并与其互动推进更加深入的政治对话。毫无疑问，我们之间的合作并非没有遇到过挑战，资源、能力和授权各不相同，我们各自的成员构成虽有重叠但也不同。应对这些挑战的最佳做法是，深入开展我们之间的战略对话，形成处理新出现危机的共同方针。

从这个意义来说，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的合作是通过两个组织的秘书处之间的直接接触，以及联合国系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专门机构和机关之间的接触得到加强的。联合国秘书长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会在大会期间及许多其它场合

会晤。联合国支持伊斯兰合作组织呼吁加强其在以下方面的作用：各会员国内以及涉及穆斯林社群的冲突局势中的预防冲突、建设和平、维持和平、解决冲突和冲突后恢复。

联合国采取了一些步骤，使其与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关系制度化，通过调解和选举援助帮助加强其能力，并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就和平与安全、经济合作和人道主义问题等相互关心领域举行对口会谈。联合国秘书处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按照大会的规定每两年举行总体合作会议。这些会议由两个组织的许多机构参加，并制定落实联合项目与活动的目标和标准。第13次总体合作会议于今年5月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

联合国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在促进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及巴勒斯坦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目标。在雅加达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巴勒斯坦及圣城问题特别会议通过了一项题为“团结一致实现公正解决”的决议——决议重申了各成员国的立场——以及雅加达宣言，目的是为支持巴勒斯坦和保护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各圣地而采取具体步骤。此外，在最近举行的安全理事会关于中东问题的公开辩论会（见S/PV. 7792）上，伊斯兰合作组织重申，需要维护两国解决方案，而且安理会必须就定居点问题采取行动。

关于也门，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国际开发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共同主持了一次关于也门人道主义局势的高级别会议。该会议为2016年也门人道主义应急计划筹集了1亿多美元的额外资金。

联合国赞赏伊斯兰合作组织对阿富汗和平进程的支持。该进程的落实对于该国的长期增长与稳定至关重要。尽管出现了一些延误，但计划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阿富汗问题乌里玛国际会议是朝着开展建设性对话以加强阿富汗和平与民族和解基础方向迈出的积极步伐。

在苏丹，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的伙伴协作仍然是国际社会为实现该国和平、安全与发展

所作集体努力的不可或缺部分。在达尔富尔，伊斯兰合作组织在卡塔尔领导下为签署和执行《多哈达尔富尔和平文件》所提供的支持是这一伙伴协作的核心。我们需要保持这样的高度参与，以促成一个包容各方的和平进程，消除冲突根源并确保持久解决冲突。

在索马里，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在国家建设以及促进全面和平与安全方面保持了重要的伙伴关系。现在的挑战是，国际社会必须协调其所提供的支持，以便朝着实现共同目标的方向取得全面进展。其中包括以协调方式支持安全部门、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实现社区复原以及在地方一级扩展基本服务。

在马里，伊斯兰合作组织是2014-2015年马里内部对话期间国际调解小组的成员，至今仍是协议监测委员会的积极成员。在2015年年底中非共和国选举过程中，伊斯兰合作组织在缓解该国对立政党之间紧张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斯兰合作组织与乍得达成协议，成功呼吁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停止在中非共和国境内的敌对行动，并允许在属于其影响范围的地区举行选举。

联合国赞赏伊斯兰合作组织对利比亚政治对话进程的支持。我们希望伊斯兰合作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支持联合国在该国开展调解努力，并鼓励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运用其对利比亚各方的影响力来促成它们达成必要妥协，充分执行《利比亚政治协议》。

自塞拉利昂内战以来，最近则是在埃博拉疫情爆发之后，伊斯兰合作组织一直在该国的恢复努力中发挥关键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合作组织上次于9月19日在纽约举行了塞拉利昂问题联络小组部长级会议。该次会议除其他外重点讨论了埃博拉疫情后恢复工作的进展情况。我还要指出，2002年为协助和解与恢复工作而设立的伊斯兰合作组织信托基金仍然很重要，该基金目前仍在运作。联合国

感谢伊斯兰合作组织各成员与塞拉利昂持续开展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农业、自然资源和能源领域。

联合国继续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开展协作，并加强与其在选举方面的互动。这涉及对选务人员和观察员进行培训，并支持建立该组织的数据库和机构记忆。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选举援助司向伊斯兰合作组织一些成员国提供选举方面的技术援助。

让我们借助本次宝贵的安全理事会会议来重申和深化我们对促进和平和尊重人权的共同承诺，并为伊斯兰合作组织那些区域和世界各地所有人民提供更好的机会。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延恰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迪亚涅先生发言。

迪亚涅先生（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表示，能够出席专门讨论一个如此重要议题的本次会议并在安理会发言，对我来说是一大荣幸。主席先生，我要为此感谢你再次对我的信任。

我还要澄清一点，我在本次会议上陈述的看法完全是从学术角度着眼。我是搞哲学研究的，长期从事伊斯兰教思想和精神传统等领域的研究。伊斯兰哲学是我的专业领域之一。我这样说是想预先说声道歉，因为我可能不会用国际机构的惯用语，但我希望安理会成员能原谅我。

我想强调我前面使用的“伊斯兰教思想和精神传统”这个短语。我认为有必要强调这种用语，因为在当今打着宗教旗号实施的暴力喧嚣声中，我们可能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宗教有着根深蒂固的长期传统，而此种传统最终体现的是人类力求达到自身全部潜力的愿望。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坚持的一点。

因此，我要以一名哲学研究者和学术工作者的身份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侧重谈谈我们面前这份概念说明（S/2016/965，附件）中提到的第三个问题，即促进不同信仰间和不同文化间对话。我之

所以选择这个问题，除了因为我作为哲学研究者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外，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促进不同信仰间和不同文化间对话不仅现在是，而且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塞内加尔的一大政策方向。

我认为，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需要在不同信仰间和不同文化间对话中促进什么？第二个方面是，如何加以促进？

首先，这不仅仅只是比较宗教的一种抽象实践，无论此种对话会在哲学上引起怎样的兴趣。大家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此种对话必须侧重于对于使我们得以在共同地球上彼此共存的各种价值观的普遍确认。如今这个星球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尊重普世人权——这些人权之所以具有普世性质，是因为它们可以转化为所有语言、所有文化以及所有精神与哲学传统——无疑是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合作框架内应当弘扬的价值观。我要进一步强调两项价值观，我认为它们必须作为共同生活意愿的基石。

第一项价值观是多元主义。我强调这一概念，因为在我看来，多元主义是针对极端主义暴力、对基于部落意识和所有凶残特性的一切形式暴力的真正回应，不幸的是，我们却看到暴力在我们世界各地泛滥和传播。应当作为此种合作基础的第二项伟大价值观是我所称的生态意识。

在我看来，伊斯兰合作组织和联合国之间富有成果的合作必须致力于促进多元主义。这就需要所有的精神传统——包括伊斯兰教——意识到它们有能力对差异开放，反对排他主义。允许几个教派并存，允许多种解释。这不是问题。当一种解释声称自己是唯一正解，当一个教派声称自己是唯一正道，这时问题就出现了。正因为如此，促进多元主义非常重要。

伊斯兰合作组织和联合国一致认为，目前的使命是倡导人类社会团结一致，尊重多样性，因为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组成特征之一。穆斯林的经文提到了多元主义，经文说，上帝没有将人类变为单一

同质的群体，而是让人民面对差异的考验，要求他们以竞相行善作为回应，因为经文说，最终只有上帝知道他想从我们的差异性中看到什么。

在我看来，这清楚表明，多元性、差异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差异是事物的自然秩序，天经地义。除了经文所提内容之外，在促进多元主义的意义上，丰富的知识和精神传统也支持我刚才所说的话。迫切要做的是，在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合作中，促进多元主义应该是对话和交流的核心。

我还认为，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开展合作过程中安排的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必须侧重于——我现在谈我提到的第二项价值观——促进我所称的生态意识。这是我们时代的紧急迫切需要——如今气候变化的概念已变得明白清楚，尽管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仍在各处听到有人否认气候变化。

我提到生态意识价值观是因为宗教在这项任务中发挥着理所当然的作用。伊斯兰合作组织和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将表明，伊斯兰教就是这样的情况。在专门关于打击极端主义和暴力的谈话中提到该问题，这是因为有必要提请注意针对我们人类共同安全实施的无名暴力，即生态暴力。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伊斯兰教的核心概念——人类是上帝在地球上的照管者——具有重要意义。总之，人类是哈里发。现在，这个照管身份，这个哈里发制度，赋予人类照顾被创造之物的完整性及其不断重生的责任。

为了迅速援引伊斯兰教有关该问题的哲学传统，我要回顾伊斯兰知识哲学传统中的一个要素。十二世纪安达卢西亚作家Abou Bakr Ibnou Tufail写了一本哲学小说，标题为“Hayy Ibn Yaqzan”。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可从这部小说中得出的许多经验教训之一是，对于个人，要充分觉悟到自己是什么，自己能成为什么，自己对造物主的义务是什么——进而理解保护环境以及我们与之共享地球的所有生命的责任。

正因为如此，我援引的第二项价值观在建立真正促进人类安全的合作方面至少与多元主义价值观同样重要。

最后，我提请注意一个词——“如何”，这是我提出的问题之一。“如何”的答案是一个词——教育。为了人的安全，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应对暴力。伊斯兰合作组织助理秘书长强调了这一点。但真正、持久的对策是教育。《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提醒我们，暴力行为始于人心，因此必须在人心中建立防范极端主义的屏障。正因为如此，伊斯兰合作组织和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应牢固建立在教育之上。它们必须一起努力，共同发展多元主义教育和生态意识教育，这是我的发言强调的两项价值观。

主席先生，我再次感谢你的信任，我也感谢安理会成员的关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苏莱曼·巴希尔·迪亚涅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奥亚尔顺·马切西（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我首先要指出明显的一点：伊斯兰合作组织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行为体。它是安全理事会与其他组织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行为体。我还强调，伊斯兰合作组织的作用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是为恐怖主义付出非常高昂代价的社会，我强调，恐怖主义并没有宗教性质的根源和理由。我一再这样说。因此，伊斯兰合作组织可以并且确实在所有受到威胁的伊斯兰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为准备今天的讨论做了一些思考，我们确定了四个重要领域，我认为可以在这些领域为伊斯兰会议组织和整个联合国建立更好的联系。

首先是预防行动这一领域。然后，通过非常简单和直截了当的分析，我将探讨我们如何能够在短期、中期和长期更好地合作。如果安理会成员允

许，我将简要介绍我的书面发言，阐述我们认为在预防性外交领域可以做什么。

我们确定的第一项预防性外交措施是秘书长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A/70/674）。在这方面，伊斯兰合作组织的作用非常重要。虽然在这方面可以制订一系列措施，但我仅强调一项措施。我认为伊斯兰合作组织可以促进在其成员国社会中更广泛地传播行动计划的理念和精神。在预防性外交领域，我要强调妇女。一般来说，妇女在预防暴力极端主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我们都知道，反恐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和妇女署已在就这方面若干有意义的倡议进行合作。此外，关于预防性外交，我们在西班牙与伊斯兰合作组织进行合作，特别是我国在阿利坎特主办了一次研讨会，我们共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调解的想法，坦率地说，这些想法很有意思。

第二，关于在短期内我们如何更好地开展工作，我要提到西班牙关于设立一个宗教领袖工作队来应对危机局势的建议，该工作队将由秘书长领导。正如西班牙提议的那样，这个工作队将是一个可以立即部署的快速反应工作队，以应对涉及宗教间问题或暴力极端主义的任何新出现的危机。我认为在短期内，我们必须让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发出更大和更强有力的声音。西班牙在这里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召开了一次阿里亚办法会议，西班牙发生的恐怖主义行为受害者第一次参加了这种会议。我认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我很抱歉这样说，因为他们确实是受害者——可以成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重要盟友。最后，就短期行动而言，我们认为，正如迪亚涅先生在他的通报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继续努力针对恐怖分子的言论提供一种反击论点。在这方面，西班牙作为联合倡议设立不同文明联盟的国家之一，我们提出了建立一个超国家、公私部门宽容问题委员会的想法，这将有助于传播积极的信息以及拟定一种抗击论点，以期揭露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上的极端主义言论。

关于中期，我们建议部署宗教间和文化间领域的专家，作为维持和平行动的一部分。若要使我们的维持和平行动取得更大效力，就必须深刻了解文化和宗教的敏感性。我们还正在推动为叙利亚、伊拉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等冲突地区的宗教领袖建立促进和平的平台。

关于长期努力，我使用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答案很简单。我认为，长期就涉及到青年。只有20%的年轻人声称宗教因素是他们被武装团体或恐怖团体激进化和招募的原因。“长期”的意思就是要与全世界18亿年轻人对话，还要将他们作为讨论的内容。这意味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谨慎措施，确保他们受到适当的教育，这是预防他们被极端主义和暴力意识形态所吸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排他性条件。

最后，我要重点指出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开展的工作，该大学设立了一个中心来分析所有法令，并确定最有可能吸引年轻人加入或参加极端主义团体的因素。

我大大缩短了我的发言，以便充分利用时间。如果有人希望阅读我的发言全文，可以查阅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网站。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今天的通报人对我们的辩论作出的贡献。主席先生，我还感谢你把我们的审议集中在这一特定主题上。伊斯兰合作组织在各个领域积极开展工作，今天我们讨论我们两个组织在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问题，这已成为两个组织成员国的一个专门议题。

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已成为国际社会最紧迫的优先事项之一。这种邪恶现象及其最严重的形式——恐怖主义——威胁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和原则，包括民主、人权、法治、平等机会和自由。现在这种威胁具有全球性，因此需要充分巩固所有国际行动者的努力，并利用其相对优势。因此，联合国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在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基地组

织及其附属团体等恐怖主义实体所鼓吹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

为什么这么重要？这是因为恐怖主义不是用枪炮炸弹、而是用言论起家的。对于那些试图在人们头脑中植入仇恨和不容忍的人，必须在邪恶的种子发芽及其追随者变成残酷无情的杀人工具之前就加以制止。我们的努力不应局限于媒体驱动的宣传运动。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综合办法，要根据《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秘书长的《预防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采取长期行动解决暴力极端主义及其根本原因。这种战略应该不仅仅是打击通过媒体和互联网传播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还应该制定有说服力并针对具体情况的反击理论和信息，以消除恐怖分子对其宣传对象的影响，同时消除恐怖主义激进化的联络点。在处理需要加强我们预防恶意意识形态扩散的共同工作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探讨如何与年轻人进行接触，他们最容易受暴力极端主义言论的影响。

联合国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可以从制订旨在加强我们有效应对这种现象蔓延的集体能力的联合项目中受益，其重点应放在几个优先领域。

首先，我们应该着重巩固国际政治意愿和专门能力，揭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强调的暴力极端主义的驱动因素，包括严重侵犯人权、腐败的机构和治理不善等因素。

第二，为了减少恐怖主义集团的吸引力及其得到的支持，我们的共同努力应结合打击和预防措施，解决治理方面的不足，促进社会发展、对话、尊重法治和人权。

第三，联合国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可以共同促进全球对话，促进宽容与和平，并且促进在不同社会和文化之间、包括在不同文明联盟的框架内增进相互了解。

第四，应该向会员国提供相关的国际援助，协助采取更有效的政策和办法，特别是开展强有力的

全国反击理论宣传运动，预防和制止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

最后，对于能够帮助预防和扭转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在民众中传播的当地有信誉的声音，应当让其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这方面，伊斯兰合作组织与民间社会接触、特别是与地方社区和宗教领袖以及妇女和青年代表进行接触的专门能力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尤其涉及通过揭示关于未来圣战团体成员的真实面目来提高公众的认识，以便使这些人的活动失去合法性，从而增强对他们的抵制能力。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也应在这种全面的预防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实现这些目标将需要巩固所有当前的努力，并加强包括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在内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乌克兰完全致力于这一共同努力，并准备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包括通过我们希望伊斯兰合作组织将会给予我们的观察员地位作出贡献。

莱克罗夫特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团召开这次重要辩论会。我和其他人一起感谢各位通报人。我热烈祝贺尤塞夫·本·艾哈迈德·奥塔梅恩先生当选为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联合王国期待着与他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合作。

作为57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代表机构，伊斯兰合作组织在伊斯兰世界面临问题上的意见具有独特的权威，因此，我很高兴今天在会议厅内听到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声音。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实际上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面临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暴力极端主义日益增长的威胁。令人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安理会成员知道的那样，这种威胁以真正不成比例的方式影响到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许多其他地方。简单而坦率地说，丧生在青年党和达伊沙等群体手中的穆斯林男女和儿童多于丧生在任何其他信仰或宗教手中的穆斯林人。这些邪恶的团体居然声称代表伊斯兰教，使人对这种现实更加感到恶心。联合王国很清楚，我们必须处理一

切形式的暴力极端主义，无论是激进伊斯兰教还是新纳粹主义。伊斯兰合作组织国家是这场斗争中的关键伙伴，我今天要提出三种方式，我们通过这三种方式进行的合作可以帮助反击这些意识形态。

首先，伊斯兰合作组织的18个成员也是全球反达伊沙联盟的成员并非巧合。其中包括我们的埃及同事。我要赞扬阿兹哈尔大学和宗教法令院这两个伟大的埃及机构所做的工作。这两个伊斯兰思想的指路明灯帮助提供了一种容忍的叙述，反驳达伊沙之流传播的仇恨。联合国致力于帮助传播这种叙述，并揭示达伊沙谎言的真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让反达伊沙联盟的战略沟通小组设在伦敦。它借助联盟成员、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合作伙伴的专门知识，帮助反击达伊沙对伊斯兰及其价值观的歪曲。

反击该意识形态的努力包括提供一个与之竞争的叙述，但也包括要那些加入达伊沙的人承担后果，以及通过给予达伊沙罪行的幸存者进行发言的权利和结束有罪不罚现象来支持他们。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外交大臣与伊拉克和比利时外交部长一道，在9月13日大会本届会议开幕日发起了一项把达伊沙绳之以法的运动。追究达伊沙的责任是联合王国的最高优先事项，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我们正在寻求联合国采取行动，保留达伊沙罪行的证据。

我的第二点是，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可发挥宝贵作用，以便就联合国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工作建立更加坚定的共识。通过携手努力，我们可以使联合国系统更好地了解和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源，包括解决暴力极端主义叙述。联合国正在这方面加紧努力。今年6月，大会指示联合国系统执行秘书长《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中的有关建议，并鼓励各国也这样做。我们现在都需要努力把这些概念变成行动。这意味着调动适当的资源和专门知识，以使联合国各实体能够制定战略办法。它还意味着会员国制定关于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国家行动计划，并帮助其他会员国也这样做。

最后的第三点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反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总是涉及联合国或打击达伊沙的斗争。有时它涉及共同努力创造机会，提供一个替代虚假意识形态的叙述。例如，伊斯兰开发银行为57个伊斯兰合作组织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提供服务，年度承诺总额远超100亿美元。所有伊斯兰合作组织国家都可以利用这些资金为改善伊斯兰合作组织国家人民生活的项目提供资金。联合国骄傲地帮助作出这项努力。价值2500万美元的阿拉伯妇女企业基金体现了我们的合作努力，它将为妇女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该银行在叙利亚问题伦敦会议上承诺的90亿美元也体现了我们的合作努力。

最后，我们期待着进一步加强我们与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合作。无论是通过联合国、反达伊沙联盟还是伊斯兰开发银行，伊斯兰合作组织显然可以在打击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险意识形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卢卡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团召开本次会议。我们同样感谢各位通报人有见地的发言。

鉴于我们重视加强联合国与区域、次区域和政府间组织的合作，以便更有效地处理目前的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我们欢迎及时召开本次会议，我们希望它有助于改善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的合作。

正如伊斯兰合作组织助理秘书长在其发言中强调的那样，伊斯兰合作组织与联合国的目的和目标大致相同。这两个组织致力于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事业，并在人类努力的所有领域中面临共同的挑战。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米罗斯拉夫·延恰先生描绘的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和专门机构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的互动，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我们认为应进一步努力加强这些互动。

不幸的是，在过去十年里，我们目睹了世界各地恐怖主义袭击的指数性增长，这些袭击是由越来越多的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发动的，他们主张一种

激进极端主义品牌，与他们的说法相反，这一品牌与伊斯兰教毫无关系，后者是一种宣扬和平与人民彼此理解的宗教。在扭转这一趋势的努力中，一个基本方面是首先必须结束巴勒斯坦、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索马里、阿富汗、也门和其他地方的冲突，这些冲突都是外国干预、压迫性政府和被剥夺权利的人口群体加强了诸如达伊沙、基地组织等处在国际激进极端主义前列的团体的例子。

为了有效打击和挫败恐怖主义及其激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各种政治进程必须以包容性为基础，包括在种族和宗教团体方面提倡包容。在上述冲突中，不满和内斗的主要根源之一是某些社会或宗教团体被剥夺权利，这为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创造了空间和平台。在这方面，我们赞扬伊斯兰合作组织所作的努力，通过提高有关支持宽容和非暴力的宗教声音，发展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宣传的反叙述，使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失去其合法性。

安哥拉共和国是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同时承认和尊重不同宗教的价值观念，只要各方按照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行事，国家保护所有信仰和礼拜场所。当前，我们在某些地方看到使宗教政治化并利用宗教为战争和征服辩护的趋势。因此，我们大力鼓励伊斯兰合作组织和其它组织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制订战略上，以便消除这种使宗教和政治纠缠不清的危险做法，发挥更有决定性的作用，弥合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巨大裂痕，并且保护宗教少数群体。许多穆斯林国家有多种文化和多种信仰，因此，至关重要的是促进宗教间对话、容忍及多元主义，使社会各阶层能够按照自己意愿信奉宗教，并且避免把宗教理念用作权力斗争的工具。

最后，我们要赞扬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努力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调解持续不断的中东冲突。我们认为，由于族裔和宗教不同，加之区域权力斗争，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必须力求消除不满情绪的根源，并且制止诸如“达伊沙”之类的激进和极端团体传播仇恨、

恐惧及破坏。我们进一步鼓励伊斯兰合作组织继续与联合国合作，解决导致激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伊斯兰世界内外传播的因素。

刘结一先生（中国）：中方赞赏塞内加尔倡议召开此次通报会，认真听取了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延恰、伊斯兰合作组织副秘书长奥贝勒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蒂亚戈纳博士的发言。

伊斯兰合作组织是伊斯兰国家团结合作、联合自强的重要组织，拥有宗教、历史和文化等优势，在推动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促进冲突后重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伊斯兰合作组织成为联大观察员以来，同联合国在预防和调解争端、多文化对话和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加强合作，积极推进索马里、阿富汗、马里、利比亚和中非等问题的政治解决。国际社会普遍予以认可和赞赏。中方支持伊斯兰合作组织和联合国加强合作，巩固国际集体安全机制，共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恐怖极端势力宣扬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和暴力极端思想，一些国家部分人，特别是青年人受其蛊惑，开展恐怖极端活动，造成严重危害。反恐是联合国同伊斯兰合作组织重要合作领域。中方支持联合国及安理会同伊斯兰合作组织推进打击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方面合作，愿提出以下看法：

一是坚持统一标准，构建严密反恐网络。恐怖主义无论何时何地，何人所为，以何种形式出现，均应以坚决打击。反恐不能与特定民族或宗教挂钩。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反恐合作中发挥着主导和协调作用。各方应全面落实安理会相关决议，加强信息交流、边境管控和执法合作，打击恐怖组织跨境培训，切断恐怖分子跨境流动，对恐怖分子形成全球高压态势。

二是重视网络反恐，切断恐怖思想传播渠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新技术手段已成为恐怖分子传播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和极端思想的重要平台。国际社

会应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互联网监管,打击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发布煽动暴力视频、传播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和极端思想、招募人员、募集资金和策划实施恐怖活动。

三是促进不同文明间对话,实现和谐共处。对话交流是增进不同文明、宗教和文化加深理解、促进包容的有效手段。国际社会应大力弘扬相互尊重、开放包容的文明对话精神,推动各方在多样文明中彼此借鉴,营造不同民族、文化、宗教平等相待,和谐共存的社会氛围,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中国和伊斯兰国家有着深厚的友好合作关系。中方高度重视伊斯兰合作组织独特作用,赞赏伊斯兰合作组织为促进伊斯兰国家合作作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伊斯兰合作组织继续开展相关努力,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打击恐怖主义、促进共同发展。40多年来,中国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开展友好交往,确立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社会制度相处之道。中方愿同伊斯兰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内,不断深化利益融合,拉紧利益纽带,扩大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大文明对话,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建更加安全、美好的未来。

苏亚雷斯·莫雷诺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贵国代表团召开今天的会议，也感谢哈米德·奥贝勒耶鲁先生、米罗斯拉夫·延恰先生以及苏莱曼·贝希尔·蒂亚戈纳先生所作的有价值的通报。

就委内瑞拉而言，极其重要的是认识到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和平解决冲突、预防冲突以及制订维护和建设和平协调战略方面的作用。我们认为，在这些区域和次区域论坛中，安全理事会有重要盟友共同应对世界各地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所有挑战。

过去40年来，联合国同伊斯兰合作组织保持了密切合作，特别是在和平与安全、为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促进不同文明间对话等领域。鉴于这

两个多边组织有着共同愿景、利益和目标，为促进它们的基础性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出了贡献的战略合作无疑是互惠性的。在这方面，我们要指出，伊斯兰合作组织是联合国的战略盟友，在打击恐怖主义和遏阻暴力极端主义、包括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和言论的蔓延方面尤其如此，因为该组织将这一祸患视为当今世界国际安全面临的巨大威胁之一。

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强烈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行为，不论其动机为何、在何处发生及由谁所犯。我们还申明，决不可将恐怖主义同任何宗教、国籍、文明或族群挂钩。

委内瑞拉认为，要切实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坚定和协调地作出努力，并且要无选择地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各项相关决议。除其他外，这些决议禁止向恐怖主义团体提供资助、训练、庇护或转让武器。这一战斗应在充分尊重人权、基本自由和法治的情况下，根据现有国际和区域文书，包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在国际合作框架内进行。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预防性办法始终是全面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祸患的最适当途径。我们必须挫败以宣扬暴力和不容忍为己任的极端主义团体和意识形态的战略。我们再次强调，通过并执行适合每个情况和国家现实的协调倡议具有重要意义，以便消除助长这一可鄙现象的根源，制定有效和创新战略来反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言论，并鼓励社会内部的批判性思维，以期预防激进化、招募和调集资源，包括不适当地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伊斯兰合作组织已经清楚显示，它致力于并极为重视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因为它有众多成员国是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在这方面，我们呼吁采取行动，包括通过一项关于这一问题的公约。最近，我国以不结盟国家运动主席的身份参加了10月份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我们目睹了伊斯兰合

作组织信息中心以及对话、和平与谅解中心的启动。我们确信，这两个中心将促进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包括激进化和煽动，特别是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中进行的激进化和煽动。

此类举措寻求促进尊重宗教、社会和文化多样性以及不同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和平、彼此容忍和相互尊重的文化，补充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推动利用良好的做法和过去的成功起草打击恐怖主义言论的广泛国际框架，并制定反击用于鼓动、唆使和招募他人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包括歪曲宗教以便为暴力开脱的宣传的战略。2017年4月，安理会将审查这一提议。

最后，委内瑞拉认为，我们应当继续加强伊斯兰合作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和战略联盟，特别是通过反恐主义工作队和反恐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等机构这样做。在我们看来，这是应对共同挑战、齐心协力处理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蔓延、移民问题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以及达成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的最有效途径，在伊斯兰合作组织拥有其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这一竞争优势的地区尤其如此。

阿布拉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团召开本次重要的通报会，讨论改进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对抗导致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要感谢所有通报人的宝贵贡献。

埃及认为，联合国代表的国际社会应当有一项全面、协调和可行的对抗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这项战略基本依靠在国际法律框架内与各国、各区域组织建立的伙伴关系，实际上还有在该层面作出的实际努力。这个国际法律框架考虑到一个事实，即应对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是一项长期努力。伊斯兰国家站在反恐努力的前列。其中有许多国家通过伊斯兰合作组织采取了许多步骤。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仅举几个：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签订了1999年《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公约》；通过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和导致恐

怖主义的极端主义的文件和决议；伊斯兰合作组织通过了2025年行动计划，其中所含的优先事项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及其利用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行为；伊斯兰合作组织设立了对话、和平与谅解中心，该中心利用因特网和社交网络打击导致恐怖主义的极端主义信息。

众所周知，加强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和合作是必要的，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特别鉴于伊斯兰合作组织是排在联合国之后的第二大国际组织，其成员国有57个，遍布四大洲。它是一个在多年的打击恐怖主义及其后果的斗争中积累了大量经验的组织。因此，它具备打击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最为有利的条件。

在此框架内，我们要强调以下几点。我们认为，这几点对于促进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在应对导致恐怖主义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必要的。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必须促进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的合作和协调，而且这一合作和协调必须更有效。必须将与反恐有关的联合国各机构之间目前的联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第二，必须有一项对抗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战略。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指出，必需让伊斯兰合作组织参与起草和实施对抗恐怖主义团体信息的全面国际框架。安理会主席声明S/PRST/2016/6呼吁这样做。

第三，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各个机构——特别是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与反恐委员会执行局、反恐执行工作队和联合国反恐中心——之间的机构合作举足轻重，以便为确定各种挑战和找到开展合作和对抗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最佳手段设定优先事项，包括通过向伊斯兰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提高它们这方面的能力。必须使这些国家更有能力完全而有效地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相关决议以及伊斯兰合作组织的那些决议。

第四，在对抗各类导致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特别是导致恐怖主义的仇视伊斯兰现象和其他包括外国占领在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方面，必须促进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的这种合作和协调。

第五，必需促进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制止任何煽动恐怖主义的行为。对抗恐怖主义团体的宣传、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同时尊重国际法、言论自由原则和人权，并考虑发起一次联合活动的可能性，以便对抗恐怖主义组织用来为招募目的宣传它们自己的全部错误信息，同时利用获得社会信任的宗教标志和知名人士。

第六，也是最后一点，两个组织必须交流看法，以拓宽其筹资来源且使之多样化，并实施各种对抗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项目和方案。

罗塞利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感谢和赞扬塞内加尔采取主动行动，促成本次情况通报会，讨论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侧重于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问题。主席先生，我们也十分感谢你提供概念说明（S/2016/965，附件）。我们还要感谢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米罗斯拉夫·延恰先生、伊斯兰合作组织助理秘书长哈密德·奥裴洛耶如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苏莱曼·巴奇尔·迪亚涅先生介绍情况。

我自己的发言将主要在苏莱曼·巴奇尔·迪亚涅教授与我们分享的见解基础上再谈些看法。我要特别紧扣他着重谈到的多边主义、多样性和教育的作用等问题。我们怀有根深蒂固的信念——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是与自由和宽容相对抗的。我来自一个人们生而自由、活得自在的国家，在那里，个人的自由是社会的基石。我们男女民众都在绝对平等和不受任何制约的条件下享有选择的自由。我们的男女民众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我们选举自己的政府，而政府享有合法性，完全是因为公民行使自由选举权。我们选择自己的宗教，或者选择不

信教。在这方面，《乌拉圭宪法》第五条规定，乌拉圭的所有宗教信仰都是自由享有。国家不支持任何宗教。各种宗教的礼拜场所全都免税。这就是为什么常常有人发现，在我国教堂、清真寺、犹太教堂和融合寺庙紧挨着。民众自由选择他们的礼拜场所，并不需要政府的许可。宗教修炼是个人自己的选择；国家并不以任何方式干预，也不可能干预。

即便在这样的宗教宽容的环境里，我们还冒着不容忍抬头的风险。男孩与女孩、男士与妇女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在预防这种结果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育至关重要，为的是促进对多边主义、多样性和宽容的了解。防范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始于我们各个社会内部，其方法是打击不容忍现象和促进自由。毫无疑问，在国际一级，国家与机构间的合作也可在这充分全球化时代广泛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作为这一合作的一部分，协调联合国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种种努力至关重要。我们非常满意地欢迎下列事实，即，在4月14日和15日于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第十三届峰会的最后公报中，伊斯兰合作组织对其本身与各种国际和区域组织——除其他外，包括联合国——不断增长的合作表示欢迎。那一次，伊斯兰合作组织还重申，它全力支持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全力支持秘书长的预防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同样，该组织成员决心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保持团结并重申以整体的方式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共同全面开展工作的证明，我们予以赞扬。我们鼓励主要参与者们沿着这些思路保持稳定的行动方向。必须通过强调和平共处、多边主义、社会包容和见解自由赢得这场思想战。

西松女士（美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助理秘书长米罗斯拉夫·延恰先生、伊斯兰合作组织助

理秘书长哈密德·奥裴洛耶如先生和苏莱曼·巴奇尔·迪亚涅先生同我们一起开会。

我们今天的讨论是及时的。在过去两年中，联合国的会员国表现出为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而协作的空前意愿。2011年12月，第2178（2014）号决议呼吁各国促进当地社区和非政府行为体参与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这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首次在安全理事会决议中确认了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必要性，并且认明了解决办法中的一个根本要素。然后在今年一月，秘书长向大会提交了他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其中包括了很有落实价值的、明智的建议，例如呼吁制定国家和区域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今年7月，大会在其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第五次审查中敦促各国团结一致，共同打击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

美国欢迎伊斯兰合作组织采取步骤，同其他组织一起就这个议程同联合国结成伙伴关系。伊斯兰合作组织支持秘书长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的1月16日和4月8日发言，我们表示赞赏。我要特别强调，伊斯兰合作组织同全球反恐论坛之间富有成果的合作，聚集了教育界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领域各类不同宗教学者、学术界人士、政府官员和专家，讨论最佳做法以及宗教教育在促进和平中的作用。那么，我们如何在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最近工作的基础上打造一个更坚实的战略伙伴关系呢？

一个办法是，设立一个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高级协调员。这个协调员将改进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在反恐问题上的沟通，从联合国一方，以联合国诸多从事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工作的实体的名义发出同一个声音。协调员作为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的联络人会比当前的框架更为有效，这对两个组织都有利。此外，协调员可以利用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的潜力，向会员国和各国国际组织提供技术和其他合作。因此，我们敦促所有各国，特别是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成员，向下一任秘书长和他的过渡团队表示对此协调员的支持。没有其他步骤

更能够加强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增进战略伙伴关系的第二个办法是让我们在我们所有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活动中再次致力于维护人权。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说，我们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中尊重和促进人权；但重要的是，我们在实践中是否实际保护此种权利：自由表达权、自由结社权以及和平集会权。至关重要的是，联合国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将人权体现在它们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各项战略中，而且在国家未能这样做的时候采取行动。

当然，此种权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的人民，所有人民，都有权享受这些权利。然而，对于成功地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此种权利也同样有现实的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来自政府以外，民间社会、社区活跃分子、青年领袖的声音，对他们的同龄人、同伴公民往往比我们政府官员更有公信力。一般说来，他们是比我们更好的温和、谅解与和平的倡导者。我们必须确保此种声音有发声的自由、空间和信心。

第三，我们必须重新致力于努力在我们各国制止对任何宗教团体，包括穆斯林的不容忍和歧视。在联合国，我们都往往一再强调，不能够也不应该将恐怖主义同任何宗教和国籍联系起来，但我们不是需要说服的听众，我们必须继续尽一切努力在我们本国社会中传达这个信息。在2015年关于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白宫首脑会议上，奥巴马总统指出，不同信仰的人在美国和在世界各地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暴力行为，而这并非是任何一个团体、地域或时期所特有。这个原则是美国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国家战略的一个根本部分。我们务必不要失去我们在联合国同伊斯兰合作组织及其他团体通过伙伴关系，以及在我们本国和社会，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而营造的势头。

萨夫龙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团召开今天非常重要

的会议。俄罗斯坚定地提倡在《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基础上建立和深化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的合作。

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人民表达共同的精神和道义价值观。这个团结因素应该在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许多复杂任务当中发挥根本的重要作用。首先是预防冲突、调解和政治外交解决，在这方面绝对需要本组织的潜力。今天，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正在渡过一个重大的动荡时期，通常伴有血腥的冲突。帮助这一地区的人民从这个黑暗时期脱身，不仅仅是安全理事会的责任，也是一项普遍义务，需要伊斯兰合作组织及其他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发挥独特的作用。我们在安理会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共同目标应该是同心协力，反击恐怖主义。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先生在他对大会七十周年会议的发言中呼吁建立一个广泛的反恐怖主义联盟（见A/70/PV.13）。这是一项需要处理的紧迫任务。

我们坚信，任何宗教借口都不能为暴力开脱，不论何地或由何人实施的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都必须受到谴责。必须有力地抗衡对恐怖主义活动的任何形式的支持。我们不要试图区分好的恐怖分子和坏的恐怖分子——区分一个国家的恐怖分子和另一个国家的恐怖分子。伊斯兰国一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团体日益增长的威胁对整个国际社会，首先对我们伊斯兰合作组织伙伴，构成直接挑战。

最近，反恐背景有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继续增长。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在重要的联合国文书，如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各项决议中明确、不含糊地给这一威胁下定义。另一方面，提出了我们视为国际反恐合作不可缺少的重点的“暴力极端主义”用语。它是反恐预防努力的一部分。就是说预防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现象。错误理念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可能使国际社会迷失方向，使其偏离其消除恐怖主义的主要任务。

现在必须承认国家及其反恐主管当局在本国境内以及作为国际合作努力的一部分的关键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醒安理会，我们已就秘书长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发表了重要意见。将国际恐怖主义从在国际法律框架中移除是不可接受的。这种做法破坏了全球反恐框架，有时还会干涉国家内政。俄罗斯已经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一项关于打击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决议草案，以期真正和有效地反对提倡恐怖主义理念，包括通过因特网传播这种观念。

恐怖主义分子在伊斯兰教外衣下传播恐怖主义的伪意识形态，这对穆斯林国家非常危险。我们希望，伊斯兰世界认同俄罗斯的观点，那就是立即落实和加强安全理事会以及整个联合国遏止恐怖主义、阻止它的意识形态蔓延以及防止人民而尤其是年轻人激进化的做法。我们希望我们的伙伴会考虑我们提出的决议草案，通过俄罗斯的倡议。

俄罗斯支持凝聚国际社会的努力，共同打击对我们大家的威胁。我们坚信，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工作应建立在联合国主导的国际法的坚实基础上。我们一直支持伊拉克、叙利亚、埃及、约旦、黎巴嫩和这个区域其他国家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为了成功打击恐怖主义，我们不仅必须优先注意圣战团体造成的军事威胁，也要注意产生这种威胁的根源。要能解决积累的矛盾的唯一办法是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加强对话和合作并同时尊重人民拥有维护他们自己文化、宗教和文明特征的权利。这需要进行全面分析，其中必须考虑到困扰这个地区的所有新老严峻问题的相互关系。我们不妨回顾，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先生在安全理事会关于中东问题的会议（见S/PV.7774）上曾经呼吁对中东局势进行全面审查。

我们大家都假定所有冲突——不论是在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也门、撒哈拉和萨赫勒或在世界其他长期遭受痛苦的地方——都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因此，只有通过广泛的民族对话，并在每一个族裔、宗教和政治团体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

义的情况下，才能达成协议，并创造对冲突区域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至关紧要的稳定和条件。我们要特别强调，最近在各地出现的危机不应将解决巴以冲突的工作置于次要地位。解决巴以冲突的基础应该是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阿拉伯和平倡议以及必须具备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平共处的概念。

俄罗斯与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关系建立在对话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我国有2000多万穆斯林公民，是伊斯兰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并为实现世界安全和稳定致力于与该组织成员国积极发展合作关系。

易卜拉欣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
马来西亚赞赏塞内加尔召开今天的通报会。我们也感谢米罗斯拉夫·延恰助理秘书长、伊斯兰合作组织助理秘书长哈密德·乌佩莱耶鲁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苏莱曼·巴希尔·迪亚涅先生参加会议并介绍情况。

我们认为，通过伊斯兰合作组织和联合国防止和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举措需要建立切实可行的伙伴关系，以便更加积极和有效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增进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遏止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伙伴关系方面，不应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区域联系在一起。出现仇视伊斯兰的现象为支持恐怖主义提供了捷径，在对恐怖主义作出非理性应对和将恐怖主义与特定宗教挂钩时，会误导大众想法。因此，国际社会应该处理仇恨伊斯兰的情绪，这种情绪已经导致穆斯林边缘化和疏离感以及由于他们的信仰而遭到歧视。穆斯林不应受到两次伤害 - 首先受到恐怖袭击的伤害，然后又受到对这种袭击采取的政策措施的伤害。

国际社会遏止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努力必须建立在易于受到恐怖主义团体引诱和成为他们针对目标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内心对和平、宽容和谅解文化的沉淀。这些努力需要我们大家做出共同承诺、坚定努力和全神贯注。解决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是这项战略能否有效的关键，也是伊斯兰合作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立场的核心。这种根源可能来自对巴勒

斯坦旷日持久的非法占领、没有包容各方的治理、机构失能和严重侵犯人权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引起愤怒、沮丧和绝望，并已证明是招募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有力工具。因此，为了补充联合国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在全面反恐战略上的合作，我们应该考虑为少数群体采取更多基于对话、社会经济包容和不歧视的政策。马来西亚认为，探讨这些政策的协同增效作用将为多元社会带来可持续的长期效益。

伊斯兰合作组织和联合国已向国际社会提出一份巨细靡遗的有关各种文书、行动计划和文件的清单，作为在打击恐怖主义和遏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方面发挥有效作用的指导原则。我们认为，应凝聚伊斯兰合作组织和联合国的共同目标和议程，以便应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多层面问题。在国家、国际及区域组织积极合作的框架内落实包括提供能力建设的技术援助、制定区域协调人名单和建立交流暴力极端主义活动情报的预警中心的建议才能发挥效用。纠缠在各种问题之上以及考量我们该做什么，都会破坏我们的议程；相反，我们现在就应该采取行动，尽快落实这些措施。

我们也欣慰地看到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通过今年已经显示的持续合作一直得到的协同增效作用，这显现于今年伊斯兰合作组织第十三届首脑会议公报对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秘书长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的支持。

马来西亚期待着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为设立信息发布中心作出的努力，以便通过在社交媒体发布反制信息、列出可兰经和圣训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真正诠释和揭露传播仇恨、恐怖和暴力的离经叛道极端主义团体的阴谋诡计，遏制恐怖主义的言论。信息发布中心的活动和发布的信息应尽可能与其他类似中心的工作取得协调，其中包括设于阿布扎比的萨瓦博中心和今年7月设于吉隆坡的东南亚区域数字反恐信息中心。必须向尽可能广泛的受众传播关于和平、宽容以及中道平和这些伊斯兰教核心价值观的信息和说明。

此外，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和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密切合作，这有助于制定具有现实意义信息，向更广泛的受众说明有效反恐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政策和执行措施。因此，新成立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和平、安全和解决冲突股也可获益于同联合国政治事务部调解支助股开展更密切的互动，获益于通过持续对话和交流汲取经验教训。

最后，马来西亚还赞扬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和联合国采取举措打击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作为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我们重申，我们全力支持伊斯兰合作组织，以确保这些举措取得成功。我们继续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所有成员国继续与联合国有效合作，确保这些举措取得成功。

盖冈·穆赫辛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请允许我感谢我们的通报者所作的具有启发性的发言。我也感谢塞内加尔倡议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召开本次会议，讨论双方都非常关切的这个问题，即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该问题是我们共同关切的核心内容，也影响到我们各国社会，无论其文化特性或地理位置为何。尽管如此，我们需要了解该问题，并作出适当反应。我们的通报者也强调了这一点。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合作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需要奉行多元主义和树立环境意识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愿首先谈谈积极的方面，强调今年在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以及相关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监测组在最近一份报告中指出，该团体散布的网上宣传总量下降。这是值得强调的前进步骤。

然而，现实令我们不得不承认，伊黎伊斯兰国仍对很多国家——我国也不例外——的大量个人特别是青年具有强大号召力。需要做更多工作来遏

制这一现象。恐怖主义团体的宣传，特别是伊黎伊斯兰国的宣传，旨在引诱未来的招募对象，利用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机以及心理动机——这些动机非常强烈，十分危险。研究该问题的专家明确表示，潜在的招募对象并无独特之处，也没有任何简单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人决定——而且速度有时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加入恐怖团体。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既与集体心态和个人遭遇有关，也与安全、地缘政治、司法和心理健康等问题有关。

招募者利用青年遭受不公和边缘化的感受来吸引他们。他们诉诸于青年人对于金钱和获得认可的需要，向青年许诺一个理想以及可以为之奋斗的事业，但事实上青年人得到的只是暴政、暴行和死亡。他们利用炫感性画面蛊惑人心，在必要时甚至利用高超的洗脑手段，使青年背弃其学习、职业甚至家庭环境。他们在两种环境下特别成功，那就是在因特网上和监狱里。其制造混乱的思想正是恐怖主义宣传的核心内容，而且具有双重目的：在多数人中间散布恐怖，而从极少数人当中招募新的战斗人员。

我现在愿谈谈第二点，那就是采取行动。面对如此严重的威胁，各个国家和区域组织都可以发挥作用，阻遏大规模招募活动。在当前形势下，加强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早些时候，西班牙大使本着这些精神提出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提议，说明了我们可如何加强此类合作。这种合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导致暴力激进化和恐怖主义的因素，改进我们为消除恐怖主义威胁所采取的集体行动。自然，我们应当谨慎行事，不能将问题错误地混为一谈。至今，穆斯林是恐怖主义的主要受害者。

我们这两个机构拥有共同目标。4月份伊斯坦布尔伊斯兰首脑会议通过的《伊斯兰合作组织2025年行动纲领》以及早先的《十年期行动计划》要求加强伊斯兰合作组织在成员国以及在涉及穆斯林民众的冲突局势中在预防冲突、建立信任、解决冲突和冲突后恢复问题上发挥作用。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秘书长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是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开展合作的极佳框架。正如大会6月份强调的那样，从现在起必须将落实《行动计划》的主要建议摆在优先位置。该责任首先是成员国和区域组织的责任，但联合国将会在那里帮助它们制定规范性框架，或是加强行动能力建设活动。也可以通过联合国反恐中心来加强这种合作。

最后，在加强各国和各组织之间合作的同时，我们必须在私营部门、民间组织和基层行为体的帮助下，努力反击恐怖主义宣传。上述各方有助于建设值得信任的社会、多元和民主的社会以及最终能够为青年创造就业的社会。

法国非常重视思想和言论自由，认识到它们与信仰自由以及其它基本自由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些自由使尊重多元主义和他人观点成为可能。这些原则必须是我们各种教导、行动和做法的驱动力。我完全赞同迪亚涅教授就促进多元主义问题所说的话。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打击恐怖主义及其仇恨宣传，运用一切必要和适度的手段和各项法律，同时也要充分尊重基本自由。这些人权正是恐怖分子希望消灭的，因为它们是我们民主的根基。法国将继续全力推动此类努力。

范博希曼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塞内加尔召开本次辩论会，也感谢通报者的重要发言。安理会2013年10月就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合作问题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3/16），对伊斯兰合作组织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所发挥的不断增长的作用，以及在这些努力中与联合国加强协作的可能性给予了早该给予的认可。

三年来，从未像现在这么需要加强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过去几年给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民众造成创伤。很多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出现了不稳定局面，在一些情况下，还出现了内部暴力冲突。很多情况下，这种不

稳定导致派系紧张，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利用紧张局势煽动仇恨和分裂。数世纪以来在很多情况下得以和平共处的族裔和宗教群体反目成仇。这造成中东和北非很多国家社会的撕裂。这特别造成人口流动，对很多国家的未来稳定和团结造成令人不安的影响。在远离伊斯兰教中心的国家，也可以看到这些紧张和不宽容现象带来的影响。

伊斯兰合作组织可发挥重要作用，反击这些仇恨宣传，彻底根除冲突，以及促进社会愈合、和解和谅解。伊斯兰合作组织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以及其对伊斯兰社区宗教与文化背景的深入了解使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通过增强宽容与克制的声音来促进和平与和解。我谨强调加强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合作可增强各自支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能力的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欣见伊斯兰合作组织过去十年作出种种努力，以提高其推动预防和解决冲突的能力。新西兰始终主张联合国更加突出侧重预防冲突，并主张加强与区域和其它伙伴的合作，以支持此类努力。在这方面，伊斯兰合作组织是一个天然伙伴。

伊斯兰合作组织通过其和平、安全与调解股，为阿富汗、马里、中非共和国、索马里以及我国所在区域泰国和菲律宾等许多国家境内的调解努力提供了支持。伊斯兰合作组织为这些努力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权威，也带来了为和平事业而与各族裔和宗教领导人进行接触、合作及动员的能力。我们鼓励伊斯兰合作组织继续并扩大这项重要工作。

最需要继续并扩大这项重要工作的方面莫过于努力制止交战、达成和解以及弥合叙利亚、伊拉克、也门以及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伊斯兰社区之间的隔阂。必须鼓励和支持这些国家的政治、军事以及宗教领袖努力结束其民众的痛苦，包括表现出领导魄力，做出必要的艰难的政治决策，以协助和平解决这些冲突。受影响社区将需要帮助，以找到彼此再次和平共存的方式。伊斯兰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和其它国际调解方密切合作，可发挥可能非常重要的

作用，以支持这些努力。我们欢迎它参与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的工作以及其在伊拉克的调解努力。

第二，我们肯定许多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处理国际社会当前面临的空前的全球难民流动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接纳难民人数最多的六个国家中有五个是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成员，它们总共接纳了600多万人。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也属于提供人道主义捐助最多的国家。我们还肯定伊斯兰合作组织自身在支持索马里、达尔富尔以及我们东南亚一些近邻的人道主义工作方面发挥的作用。

但是，我们认为，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也许是未来伊斯兰合作组织最有潜力而且也最有必要参与的领域。当前，世界各地许多社区面临各种极端势力带来的严峻挑战，这些极端势力表现为从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到严重不容忍和排外的政治与宗教运动等许多方式。要进行并打赢这些战斗，就只能通过对话以及从受影响文化与社区内部发出呼唤和平的声音。

我们赞扬伊斯兰合作组织长期致力于促进不同信仰与社区间的谅解，反对各种形式的不容忍。所有支持温和与维护和平、包容社会的国际社会成员都必须尽自己的力量，支持这些努力。这意味着与各社区合作，以防止我们的青年激进化，对那些受到极端主义言论毒害的人进行再教育和改造。这意味着抵制和消除我们社区中的仇恨与排斥政治。这还意味着在国际上一道努力增强宽容与克制的声音。

这就是为什么新西兰一直是伊斯兰合作组织及其成员国的经常合作伙伴，支持各种促进对话与谅解的倡议，如不同信仰间对话和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有力支持秘书长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为包括伊斯兰合作组织在内的该领域其它国际行为体提供了一份重要的蓝图和有益的实用资源。我们鼓励伊斯兰合作组织深化其与联合国在该领域的合作。

鉴于挑战重重，新西兰欢迎今年4月通过的伊斯兰合作组织《2025年行动纲领》，其中规定要采取一系列旨在加强伊斯兰合作组织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冲突后建设和平方面作用的行动。在5月份的联合国-伊斯兰合作组织双年度磋商会议上商定的各项行动为进一步加强伊斯兰合作组织与联合国系统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新西兰相信，这种伙伴关系能够在今后恢复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社区的和平与安全方面带来切实的变化。

赤堀先生（日本）（以法语发言）：我也愿感谢延恰先生和Opeloyeru先生的通报，并特别感谢迪亚涅先生的详尽发言。

今天，国际社会面临一系列广泛挑战，如恐怖主义、社会动荡、政治动乱以及持久冲突等。穆斯林世界尤其面临包括暴力极端主义蔓延在内的各种严重问题。因此，伊斯兰合作组织致力于通过其与联合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和其它努力来防止和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这令人鼓舞。

日本认为，冲突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和导致其加剧的原因是治理薄弱。我们认为，实现穆斯林世界——一个具有鲜明多样性的区域——社会稳定所需的要素是包容与共存。努力实现民族和解、行政改革以及财政整合对于建设治理良好的包容性社会举足轻重。

令人深受鼓舞的是，伊斯兰合作组织赞同这种观点，并且正以一种包容和全面的做法来应对极端主义。伊斯兰合作组织努力通过处理恐怖主义的根源来推动全球对话与合作，这可促成强化社会稳定与人力资本，从而减少边缘化的风险。

我们认为，伊斯兰合作组织可在处理穆斯林世界今天所面临各种迫在眉睫的挑战方面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那些旨在满足实地紧急人道主义需求、帮助难民与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和重新融入社会的行动符合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既定目标。

伊斯兰合作组织对也门境内人道主义努力所作的贡献值得赞扬。它可在叙利亚问题上做得更多，包括在人道主义和政治领域。努力支持以巴和平进程和改善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也为伊斯兰合作组织提供了实现其长期目标的机会，这反过来将有利于整个国际社会。

2013年10月28日关于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合作的主席声明（S/PRST/2013/16）载有许多今天依然有用并且适切的意见。我们欢迎新西兰代表提到这份文件。

日本相信，伊斯兰合作组织将在克服各种挑战和解决冲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强化其建立信任作用。

我感谢安理会主席召开今天的会议，它为鼓励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各项工作和加强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机会。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以我国塞内加尔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谨感谢今天各位通报人作了高质量和非常清晰的通报。因为已有发言提及，我将不重复谈论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多层面合作的机制和模式的框架。我们今天上午的会议确定，从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种合作显示出，有着和平、安全与发展等相同理想的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共同的目标构成了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富有活力的合作框架的基础，尤其是25年多来一直举行一年两次的协调会议，其中最后一次会议于2016年5月在日内瓦举行，会议最后通过了界定各合作领域与模式和执行机制的框架。

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合作的重要性在实地也显而易见，这些重要机构密切合作，对于在世界各地，包括在巴勒斯坦、阿富汗、也门、欧洲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还有非洲的塞拉利昂、

马里、中非共和国、索马里、利比亚和达尔富尔，以及其他地方恢复和平与安全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伊斯兰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在国际合作各领域，包括与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共同努力一直极其重要，不仅共同防治主要大流行病，而且共同建立文化间对话框架，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关于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塞内加尔代表团欣见伊斯兰合作组织和联合国反恐中心有效协作，尤其是支持旨在防止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现象的能力建设。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言论，以及很不幸，还有它们的行动继续使我们的社会出现深刻动荡，腐蚀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和妇女，将我们民族的未来引向死胡同。我们必须承认，恐怖主义目前的范围和新形式使打击恐怖主义变得更为复杂。为了处理这一问题，国家、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必须适应新情况并协调战略和方法。

包括为恐怖主义付出最高代价的国家在内的穆斯林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伊斯兰合作组织为其发声。实际上，不可开脱的恐怖主义行径伤害了穆斯林并不公平地导致对伊斯兰教的不信任甚至恐惧。塞内加尔庄严重申谴责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并在这个会议厅申明反对将恐怖主义归因于任何宗教、文化或文明的各种企图。比如，有人想要操纵一些受误导者团体，妄想使这些团体转而仇视伊斯兰，对此塞内加尔予以谴责。

与此同时，我们欢迎在实地，在伊斯兰马格里布、伊拉克、叙利亚、非洲大湖区和萨赫勒打击达伊沙、“博科圣地”组织和“基地”组织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但我们不得不同意，在消除恐怖主义祸患的努力中，单靠安全手段不再是适当的解决方法。因为不管消灭多少恐怖分子，只要其意识形态不被摧毁，支撑其行动的思想就会继续存在。此外，世界各地的回教神学家、学者、知识分子和其他教育者在驳斥这一意识形态上应发挥重要作用，这项任务需要与青年、妇女和各弱势群体进行积极互动，以便传递穆斯林圣书《古兰经》中和平与温和的信息和先知穆罕默德的教义。这种预防性战略

似乎相当合适，而且很幸运，它在我们两个组织的议程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使文化间的对话成为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伊斯兰合作组织与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之间的密切协作关系是这种关系的证明。我们赞同强调教育青年与妇女的战略，以及更好的媒体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上的重要性。用相关信息教育青年和妇女确实是最有效的。因此，塞内加尔呼吁年轻人和妇女更广泛地参与设计和执行今后消除恐怖主义祸患的各种战略，因为青年和妇女是恐怖主义的主要目标，也是恐怖主义的主要受害者。

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的一个额外职务是伊斯兰合作组织信息和文化事务常委会主席。今年4月，他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13届伊斯兰首脑会议上宣布，创立一个国际奖项，表彰那些在通过对话促进容忍和文化间和睦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媒体以及媒体的男女工作人员。我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和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支持这个奖项，这定能鼓励新闻界致力于和平和稳定。

极端主义能猖獗到这种令人担忧的程度，是因为极端主义在受贫穷和就业不足严重影响的我们各国人民的弱势群体中蔓延的条件已经成熟，从而最终成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地。加强我们在减少贫困和解决就业不足方面的战略符合我们所有的利益。伊斯兰合作组织新的《2016-2025年十年行动纲领》使各成员国将消除极端贫困置于重要位置。联合国也有同样的目标，因此需要我们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使行动更加有效。

最后，我要感谢两位作出贡献者，联合国秘书长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他们意识到这些挑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正因为如此，他们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加强两个组织间有条不紊和富有成效的合作。我们促请候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和优素福·乌赛明博士坚持不懈履行这一职责。我们还应该根据Souleymane Bachir Diagne先生

所述作出努力，就是在各地和各级利用教育手段、加强多元化并促进环境意识。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职能。

我现在请Opeloyeru先生就各位代表所作的发言发表意见。

Opeloyeru先生（以英语发言）：我要表示感激之情。

在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结束时，让我并代表几个小时经伊斯兰合作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宣誓就职的新任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优素福·乌赛明，真诚地感谢、感激通报人的巨大贡献，他们对在所有领域扩大和实现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战略合作的方式和方法提出了建设性和有意义的见解、建议和咨询意见，特别是在开展国际行动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议题方面。我还要感谢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米罗斯拉夫·延恰和苏莱曼·巴希尔·迪亚涅先生对这次辩论所提供的意见和见解。在本次会议上提出的各种建议一定会在我们更新联合国-伊斯兰合作组织联合活动清单和本两年期我们的联合行动以及我们慷慨的秘书处将采取的行动和我们的成员国正在各自进行的干预方案汇总表时，予以充分考虑。毫无疑问，我们仍然致力于巩固和扩大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的良好和蓬勃发展的关系，以建立一个和平和安全的世界。最后，我们还审议了我们在安理会进行的富有成果的交流的价值，为此，我们热切期待在持续和定期的基础上就共同关心的商定议题再次举行通报会，或许每半年举行一次。这将符合每两年在两个组织总部交替举行的联合国-伊斯兰合作组织协调会议的优先事项，以便我们也能受益于本会议厅形成的传统和集体智慧。

中午12时30分散会。